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  
其人如在可與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声高宗  
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

繫者為之樞密沈公與求參政陳公與義俱以  
為薦既對擢提率市舶果以清裁著各歲大疫  
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千二百万為賻公時才  
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雖貧旅猶能  
負喪以歸不媿廉耕度也聞者歎服以為有是  
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孝宗皇帝厉精之  
初既有訪問之寇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  
末俗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子為稱  
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  
尚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考

之周禮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  
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法六曰廉办說者曰弊斷也既斷以六事  
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准而况  
庶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究  
于用而子卒為世名卿皆自此弊之盛哉公舊  
名上字從小從真下字言以避孝宗嫌名改  
為字伯仁又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相  
庠人不世祖仁鎬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  
鄞之桃源曾祖說以奉行為鄉里所宗師實五

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舉也終生朝撒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道澤奏長弟少卿尚元恙自歆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歆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愔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奉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奉業丙寅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考古務為有用至今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果主簿

漕檄部綱方謝臺受要束使者却謁叱鈴下卒伯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帥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為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謂家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訊公文致其罪公證其無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政苦食淡左圖右出饘粥几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李縣令會稽郡王史公浩為司封郎以公姓名進知秦州海陵縣張忠獻公浚募万弩手官吏畏忤奔走恐

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難從聚亦  
免用陳利害以敵旁觀為之股栗公亦謂告以  
俟忠獻以出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數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對垂拱殿  
上意嚮納改宣教即幹办行在諸軍糧料院乾  
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  
对祥曦殿权司農寺主簿知江州軍在任得旨  
沿江郡藉民為兵防江守城為大軍声援公抗  
疏<sup>列</sup>上徙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田疇  
為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

万虜亮深八乃无一人為用虜退起焚官寺声  
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着  
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亦徙擾如公言起知饒  
州改虔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  
州崇道現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  
权右司郎官遂為真葉公去国公亦遭論再奉  
祠除虔州改婺州内引奏事尤加褻衮納至漏下  
數刻治婺數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  
州未半年罢而版曹以一全年運欠奏公鑄兩  
秩不办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議

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公首貽書于胡又奏其事胡迅朝盡變  
前說議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復辦析甚苦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无法可救漕計立見空匱諸郡取辦務必不勝  
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內決可支吾豈  
以利害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陛下稔公漕  
湖口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下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乏民

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至坐殿譴而法果  
變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  
淮而以職事修葺直室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  
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禮部尚書  
接送伴金國賀正旦使正虜使之非儀折擯者  
之踞肆无不聳服太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  
宗正少卿自以仕子不當預玉牒史事辦辭改  
太府卿丐外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  
以末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觀既再  
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  
干名乎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奇父者知名士自  
号七澤老漢作蔣周翰傳其載始末公嘗刻于  
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聘數十言則公  
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夫相知  
甚衆 孝宗擢公于下寮獎待尤渥漕淮南明  
或言鎮江軍郎怯詔不法凡中深文特命公竟  
其事公為力胡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  
部而治事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駁終不  
得一登禁近非命耶身退之後聞朝論歎再起

之笑曰少歎掛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脫而益戾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凡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朴之苛不徒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李必  
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默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溫洞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  
忘年忘輩行与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出玉二万卷手抄為多号酌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又似其力人少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



少陵蘇去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惜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硯矣有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始孤抚養弟妹、得所歸二弟  
教之有成正功今為蘄州正民俸天邑三人同  
時奏于鄉里以為榮公不肖晚出以咸姑之故  
辱在親黨者可以來蒙誨于特美比點朝行同  
公林泉甚適夢寐欲待巾屨歸而相得愈攻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去 有識其數豈公一人之私哭之以詩曰槁  
梧誰共話空跼伯牙絃嗚呼尚忍銘公也哉銘

曰  
士為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委父不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万以俱善皇、孝  
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如水日斯臨風裁日高  
望日偉三仕三已踣而復起毅焉而味介焉而  
通老成典刑、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  
丘一壑往而不反我銘新阡匪哭其私繫尔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李德澤之  
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  
珩孫廣南提奉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奉疏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鄉  
諱正己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于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公既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下世既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表君愛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  
二先生以道羨宜文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今懷昔乃被其大槩為之出而系以銘君曰  
名上字以小以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弓遂字承父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初篤于孝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季由銓選授右迪功  
郎杭州宜黃縣主簿尋移處州青田有訴夫死  
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賭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陰吳初調筠州司理參軍  
筠号道院而獄可亦繁精意推鞠狴岸屢空乾  
道二季循右從政即四季為荆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事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明稱察屬  
僅取充位君果于立可滯訟見屬剖析无留難  
黃公奉以厉同列之持兩端者尚出沈公介為  
帥尤簡貴威重裁決无敢輒經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矣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廷奮不暮月奉削應格七季改  
宣教郎知興化軍莆田縣、素難治君至牒訴

數百繼其非實而決其久滯者遂寢以清省宋  
氏子帖勢突入殿吏林公柝守信其從文太李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  
自後復尔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後為監司嘗表薦之邑炭失姓鬻鹽困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率徒篡官亦被數  
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厉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  
又修陳霸斗門以永灌溉之利淳熙六季賜緋  
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莊誠徃郡守式无間言

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法不勝殘怨擠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衆喏曰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尚泣者九季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文字紹熙元年差知澧州陞辭論沙毛与及雜賣場二事上亦深知其弊嘉數再回三季到郡帑度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无乏及暮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通道建澧陽樓前脩大江巨麗軒豁遂為一方偉觀嘗屬公記之由是人心圍擇士氣振厉此舉多決科者藥園寺僧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昧于上司之更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还朝奉事重華宮行内深称上意遂知蕪州自私与之廢淮民多憲鮮有盖歲遇霑尔

至絕市无余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征舳舻輻湊又念歲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它貨來售未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余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後君通變如此自尔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鑲發于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耆老訴之往岁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无益治户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犹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称

戚里扶杖要書走州具攫取无藝久病其于莫敢詰君出郊有訴者立捕之寮佐功上不听比至一點隸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年賜四品服廣占之俗輕于胃禁司上官以不按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免所听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与安令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令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何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令誣訴於言者公論而歸自以无嫌于中處之怡然二季冬主管建

寧府武夷山冲佑現三季正初屬疾癸未終於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年卒今宜人石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元  
為軍巢與尉濟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  
功郎太平州芜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  
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毗陵張符女後  
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第六女蚤亡餘  
与第四第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  
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夫一未可先是伍

宜人葬于歙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為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妄語  
妻子不見喜愠之色再心見誠吐露情素孩孺  
有言亦告以寔不敢戲侮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过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机阱險巖之人一  
对以誠從自竟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  
仕之初或言邑今有心術亦當有以牢籠之太  
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尔何術之可用  
卒与令甚厚至执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為拘  
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干以私每曰

食君之祿狗情撓法以取說于人自為計則得  
矣如体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萬悉拒之  
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下市一物甫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至  
辭之恬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設汲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質淳力薦于上晚歷麾卞皆其力而君  
不自知也煇侍講棊夙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  
愛重呼馬為齊季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季然持  
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羨事亦勉為之浚既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與无  
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省事自念孝養兄及  
以事親之礼事之嫂即公先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直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礼既止祔于廟以  
時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籤具良厚皆  
又所難者性嗜孝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實錄  
噫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万餘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与王信州之間佳句与之相下上莫季

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于時餘藏千家嗚呼書  
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由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國家用人以吉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實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唯君  
制以醇篤立身處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体蓋所謂吉人吉士長者人也故納許卒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可以使鄙夫寬頑夫庶而  
風俗庶几于古小試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  
始成赤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年亦可表率鄉曲

而遽已矣此公卒日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為善者  
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  
吉士漢言長者君其人歟力行不捨藍田皆真  
元規非假施於有政不言而化羨所當為勇于  
施舍麾節倦游求田問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  
云何不淑棣筆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  
賜之用慰泉下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墓誌銘

四明樓

鑰大防

林祖居士并張夫人墓誌銘

居士姓樓氏諱弁字元應昨之鄞人也先世居奉川後徙烏曾祖果不仕祖郁以古季全德為鄉先生登第主庠江簿以祿不逮親不復仕進終大理評事累贈正議大夫考省正議之季子篤季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居士世其家者也讀書敏而勤百氏之吉无不該貫白讀

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讎校李  
者取曰焉小季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書寫  
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  
澹于榮利少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  
復為場屋文而季問益高娶夫人姓氏里人詢  
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蚤歲居貧甚夫人心  
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  
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  
孝悌和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二妹皆幼稚夫  
立所以奉甘毳畢昏嫁者盡力之盡夫人承其

意无下周悉他日声先世家產回于之独不取  
一金夫人亦无难色且贊其决正議好著出手  
津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募  
人窖藏人至今得為家室居士中年益薄世故  
好浮屠氏之說名山古刹意有所寓假榻宴坐  
一鉢一袖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  
人樂易無長少与之无间豪飲劇譚衰竟夕  
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禪老之說如菴一  
二坐客傾所不暇倦遊選家屏處一室乾道癸  
巳岁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卒夫人既卒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葬于陽堂鄉梅湖之原持以戶愈謹奉佛愈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覩曰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嘗困乏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姻人之急雖多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觀營繕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嘆曰吾子能以垂盡之年尚較米鹽即聚族而訟盡以家所蓄分給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

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吳丞杜友直其婚也一蚤七孫四人錕鏤鉉錦女六人長適翁短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不絕有如和州居士虽亦得施用兩力紹世業流傳典型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維持之力為

多後來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公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侍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能記餘論又  
為字公以大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  
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叙而銘之銘曰  
李焉甚博川也元闕旁通有命不繫巧拙違人  
大規欣戚泯絕不之若存厥有高節婁彼去配  
千載同完孰祭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日聽者仕吳越位

通顯錢氏納土始居爰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  
焉曾祖父偕德與令大父允贈通直即父師聖  
迪功即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與公且老猶  
提五子試場屋各時一經号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怀祖今為通直即賜緋魚  
袋實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偁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與之墓又締婚  
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斂衽危坐  
一語不妄發有所酬答唯而已笑從啟齒若懼

有所聞聞內雍如也孺人享貧裝嬾大家男又  
昂貴而日處冲靚食不兼味裘葛瓦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夙登仕版  
而官情甚薄兄十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不屑竟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孝子  
藏年始髻觀文憲愛及穎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為之嘉歎然率先之遇下有思  
意待子歸如賓客未嘗見墮容妾媵有過告諭  
至于再不加鞭扑故有終才不忍在否淳熙三  
年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若疾

遂草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  
年休致明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  
松陽會葦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邁  
先卒曰芹曰藹曰蒼曰藝曰薰女四長適姑蘇  
翁浩次適丹丘多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  
米昭孫叔旦會孫皓孫魯孫朕孫之女六長適  
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  
人于台州寧海縣鳳潭西之原通直與諸子哭  
之甚哀松陽一日過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  
所鍾愛宦季垂二十年輒不偶先以奉一日改

隨牒遠方久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  
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无窮之悲于於  
洪氏有連又与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寿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天与偕名  
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泊于千鍾  
嗚呼其命耶斯銘也尚以詔于无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史先生之名其季本  
于伊川欲見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徒江  
君之矣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諱泳字元  
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汚從  
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臬司屬以率君其  
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己為本手抄中庸  
大繫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声庠  
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益  
出是為右史丈潛外孫紹興初黨籍解詔淚  
者官其子孫一人无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与  
龔公夫俱无後龔氏以官子外孫壻臧珙除公  
欲以右史之澤与君之辭焉迺及其友壻臧竇

既啟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年益壯孝益  
明再夜御大夫奉不利絕不為奉子語既遭外  
艱廬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謀仕而行其  
志于家号所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記以便規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明善舍其子震升  
謙蒙革准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  
以利達啟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百有亭以限僮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  
凡不勞而办不事生產家業无所增益伯氏仲

氏貨息日倍人以百公与之謝不取樂以所聞  
見告人願孝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  
其口休養其材也嘗有小疾一日亦就外寢焚  
香然坐間一賦詠不異平時唯勵諸子以毋忘  
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朋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足以取可足以得而其

孝又可見于用乃脩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  
門有用之孝上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從政觀聖人与點說漆雕之意則知樂道者  
之為高而以政孝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再  
而仕之而未能優也竄君之風有媿焉故為之  
銘之曰  
仕以口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允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  
不用于世淋諸人者抑君之細舍臣匪長後其  
賦昌銘以訂之規者勿忘

知嵯縣季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  
文字有補治道可與循兩資制曰上出公車日  
以百計高則近迂平則涉調至於出入經史動  
含諷諫覽爾奏篇朕甚佳之進官一列不獨尔  
私庶同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君據光武十可備論以進日曰美芹文簡  
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夫相與傳誦  
聖天子尊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  
暴白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万言出數絳前說



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引西府除目慨然  
曰樞筦與中出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忽諸遂  
攷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  
編年錄諱說二百五十有五去取抑揚皆有微  
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陰名雖元勳如郭子儀亦  
不得與讀者為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費志而  
後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現國其先家  
處之尤宗七世祖超為吳越名氏常侍始籍于  
溫居于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堂俱不仕父  
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即妣林氏贈孺人宣教

公蚤世君方在髫髻号慕如成人祖母犹无恙  
与林孺人自釐家務俾君一意百季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礼左氏春秋及諸  
子右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變年十六授室  
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与閨房之私一不經意  
羣試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邃不見圭角  
閣季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  
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  
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

闕陞左從政郎特旨授左儒林郎充郡州教授  
丁火孺人憂授福州寧德渠丞改道直郎知紹  
興府嵎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  
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  
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奉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  
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  
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張橫  
浦高弟于怨卽焯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  
之咸旨奮勵登巍科如焯少良等數人邵陽僻  
遠士无師承君遇諸生如朋侪程度甚悉鄰即

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寸如陳偕  
謝特起輩有聲湖湘百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  
浙西漕河淺汙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岁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  
為便閩有倦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旧  
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与民利者然也君之  
听訟不為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无不  
洞察羅源尉鍛鍊于民為盜以希賞運帥丞相  
陳申公令君鞠治悉從平及公歆騰奏又力辭  
之有毋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及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毋安得以不孝坐之申  
公稱其引經之決判民張儂之子為盜所戕疑  
怨家黃氏為之黃元以自明君察其非殺人者  
緩予獄得子之衣于未陽遂擒真盜又有王  
生与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父訟之旁引曲  
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  
者遂伏辜丐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  
之意所至家心受賜者中隆興之初畿邑大歉  
尚書薛公良朋尹京以可屬君以列急務六條  
獻之隨即施以給可程公琳達以六察行縣喜

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百  
丞之才嘗亦君所陳盡皆常平裁價命糶民為  
之謠曰飢不憂与之庾儒林季公民之父寒不  
憂今有袴儒林季公民之母既為县又遭游飢  
山谷穷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  
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常平緡帛二万  
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未登場民以  
菜邑秘丞朱公燾力牽一道荒政尤詳下越君  
求哀諸司得米四万斛果有二十七鄉凡為賑  
糶場賑濟場春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

替之數月之後鬚髮為交朱公每貽書勞勉曰  
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体國愛民之切不及此  
也君為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謀請于  
長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  
尽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思卒之日創  
中羞粹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不識皆惜  
曰善人亡矣平日安于義余論說甚明儒林之  
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  
耶竟客授湖外以去臣公知己甚衆亦有款事  
于朝亦或有尼之者君雖聞之不以介至義

所當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雇忌親故以出位抗  
論得罪後當叙理無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  
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勸俱往君為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無心簡子教聞者  
題之亦以是終不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至  
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明  
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奉善蚤世女二人長適進士林仲時次  
適陳叔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过人少小  
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永始暫去投下有疾必

躬治湯菑執喪以毀引与弟兄光度友爱誦出  
作文自為師友終身无間言无他者好惟以論  
著自娛奉養寡薄俸多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  
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度几乎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  
曰双清軒曰靜寧欵為晚岁歸休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雇死命和諸子将以二年八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山鄉山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束衣銘于頃官東嘉一見辱定交尽得君之書  
讀之相与盖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季

而見于行子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  
又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不為不遇位虽不豐朝有顯譽章交  
公車君独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  
曰宰曰輔流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独究規一一  
論著忠邪貯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勲如汾陽  
而不与事有責備德加晋公而不怨上可以答  
潜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紬繹  
乎彖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明于勸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  
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質字文牀世家子漢六世祖文定公相  
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子太子少師東之  
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徙洛中号西京房生  
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  
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  
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之八歲而孤  
未几而所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

之乱從兄提率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叟  
亦在蜀中間聞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  
在又公之從母也柔順賢明接之如已子竟以  
直閣延賞命公殆与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  
司馬文正公之諸孫与之俱諱行在所至江州  
水南始遇展氏于廛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  
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余年而得  
奉色養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  
明州大高監場大年到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  
孫目濡耳染為世吏郎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

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哀花幣錢五十万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明之勤  
人矣十七年為洪州部建縣丞一十年閔陞右  
從政郎就差慶州遂昌縣今飢寇作于傍郡或  
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閑于州羣党帖息授湖州長興  
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除与元年改  
右宣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可吳公希  
為帥以会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剿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奉永祐殯宮免三鄉支移折變公  
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奉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上輸本色吳公具以聞不決日而得上旨  
父老欢呼拜詔至今紀之丁辰氏憂服除叔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  
抚龚公茂良垂意荒政多以子屬公賑濟尽力  
全活者中俸所有贏貲頗豐致之公帑師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羨不受一卒  
龚公益歎嘉之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廣公勤引薦于朝差知台

州陞辭。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人為務。公祇上命，采自奮勵。所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郡有靜鎮堂，退公不人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牘至前，隨即決遣，庭无留可暇，則默而覘。本治家尤戾，外无識子弟，面者内外斬。人不能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无一毫妄費。帑廩為之充衍，增田于孝以養士者，凡百畝。上下瞻足，凡可整办簿本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立處下，厉威以臨之。号令簡明，凜有风采。率中

聳聽，无敢諱者。伍符尺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度隱，隨即摘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得發，亦輒得治獄，虽以寬縱為戒，而重囚苟有罣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然尔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孝者，親子实使之。公探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初。諄復訓諭，使之改可。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擢提奉兩浙京路常平茶益公事，始至庫藏程



然入閏月而罷所書已四万緡蓋公之勤儉過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加賦而用卜饒侵尋暮境倦游而歸不復有當世意尋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观官五轉至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其事或功止之辰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月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六十九年矣贈安人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奧之

原男四人長曰文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一年卒次文鎮次文鏐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公遺澤文鎮實避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名門而遭時多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立艱難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旧物不遺一簪致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順裕皆公刻苦以至此時出其余以濟人迺岁宥散廩以食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矣然惜

其不究于用也先君工部久与公周旋公贊俸  
丹立以父執可公相与殆忘輩行治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猶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來憂居公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独于  
公奉如許使人不能忘子求銘公之墓義  
不得辭銘曰  
矯李公文定之孫奮之孤藐思大其門可无  
劇易遇之輒办低個官亦惜用之晚丹丘之政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所立必偉未疾引年得終  
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寔念之事既白余從兄編  
修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出來求銘言忘  
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惓然其不能自己也子  
忱諱蘩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父擬紹興初仁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謚文憲父光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  
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晚居台之寧  
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  
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  
國軍在城法稅未赴間以組賞循君修職郎改  
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萬計俸門至多挾勢行賄變亂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元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戶筵領糴事庖人以緘題補吏君察其

何白林公，庖人甚峻獎君于稠人中時人治  
兩矣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色奉新有笛米直百余  
斛名存而實亡公私交病宰以出抵君，為闕  
筭出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龔公召還  
尚書汪公為代問僚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督祿茶冠引以自隨言一日不同限：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今寧宰謝君磐忤後  
帥意有妾訴者降榻旁果酒官囚繫法獄君深

知其诬，会以漕檄行縣中，父老皆詣君訟寃，歸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訟者詰之，皆无實狀。官吏俱按堵如故，府西究以火延燔數十家，兵官王人搃焚甚力，徹旦方止。帥欲委罪兵官，劾章已具。君歷道其焦灼勤勞之狀，如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无德邑淳熙五年，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始視可民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抑丞竟罷去。郡將庇之，不可迁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以告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按以曲。

君時到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意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可為適負，不肯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頓。網而一新之，春霖暴漲，田家无所得食，斂手待。君載米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貴者以私帑償之。憂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盖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癸廩蠲征弛刑，紱逋以次奉行。无夫極其至已，而日澤霂霂，誣誦相聞。疫病繼作，訪鑿藥，謹護視，賴以全活者衆。崇飾县庠，弦誦不輟，有刳股以奉母者，獎厉有加。邑

人功焉初癸卯歲旱民貧官租入千餘斛至是  
孰未及半君曲為之減余及二之二從漕司和  
采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箕歛之  
煩林公拆嘉其素俾郡給千斛未能盡行也君  
惓：三清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從  
其言而君不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雨得疾  
犹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曰我父年五十  
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  
矣遂以八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  
亂三月而歛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

癸之女男五人柵孫棗孫栝孫柱孫椿孫女二  
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公年公  
月日葬于公鄉公里君天資孝友推以待物高  
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  
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  
自勝幼妹未行奉部網所羸又益以曾孺人橐  
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先色為邵陽從事逢  
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  
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  
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僨于道街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祀又挈其孥于郡併育伯兄之子甘若同之勉以李閭弟徐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免倦隆其寓客胡夾州栢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歲入以償責還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與君定交嘗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办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無虛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以病矣其主簿之妻以危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唯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窮辱時亦有不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為難民有姓胡者險健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跡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夫所依至巷哭以过車君在官名為二年蒞事之日才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斗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胷中无留事一有不平空臆四言不肯詭隨以徇人虽以此故所在整办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雇郵久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為者上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公中興丹陽之洪藹然籍纓君志  
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  
否終則傾甑志此歿聞者歎驚急誼首公尚有  
令名勒銘山阿以詒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官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  
其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  
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  
少卒時簡易和同或慮其不能办吏民亦望而

易之去鄉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  
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吏師威望赫然  
君一見白可已當其意退而視篆遂可風生多  
未決日声称流引沛訟見則永鐸所造至前或  
片言折之无不厭服得君出判考傳播道路皆  
以為神如催科徭役綱目簡明不妄施一筭亦  
官賦夙辦受役者悅首以办念丘公及部使者  
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余力修學校  
葺傳舍講序庠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勸多士應  
曲當下情益通進見在人自以為執已殆

元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閱月而不  
可為矣園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与聚哭于門  
喪舟之行蓋椎長号江浙雖古之循良久于其  
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蓋  
君家以詩出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者累世君少  
俊迤近歲尤刻意向幸列心好問進未已故  
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雇其人不  
易得尔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  
嘆為謳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  
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末漢有封豕

吳山亭僕者代為一耳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  
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尤溪汪公誌其墓曰  
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未  
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孝山子孫遂為鄞人祖  
謨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卿奉直  
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  
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  
試銓第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  
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



吳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  
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吳治六月癸  
酉葬于定海吳太丘鄉富口與之原与父祖之  
藏槨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  
公知己甚衆尽力所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  
不寃盜賊不敢發亦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  
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母二人  
俱以歿辛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内外  
嫻族了无百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  
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

酒不日家有无以是益匱得祿曾未信眉而已  
矣君之才有餘而寿甚嗇又素多病見于用者  
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数姑使之祭时吝  
于是数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无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过人也今邑人称  
頌之于前几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  
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  
能自勝至于成疾与伯氏季氏友爱尤篤傍及  
羣從切磋季百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  
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

之官縉紳以為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  
諸郎之問一旦禍起不甚晝夜之哭行道所不  
忍聞而况于親党乎始余仲兄歿州止女為  
欲得快女婚成字歲就試澧蠹歸而喜曰吾得  
婚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  
讀之駭：逼人父母少之未敢其覓奉書請  
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婚俱名薦書即德  
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行今  
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曰外舅既  
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

以兄子為後曰吳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  
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亦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末手摩兮  
振疾居元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  
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柰何風搖兮水接波  
英爽兮如在託体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紅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卿字景仁別字聖子舊諱冬鄉字成甫  
世為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

邊贈少傅父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李清裁有重名而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云所出也年十三以郊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充祿由祭酒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赴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轄文思院提轄推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

淳熙十三年至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父淮東帥諱璠之次子諱鏜之女子男二人長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夭女三人長適葉相次適孔祿次蚤七孫男三人文之前君半月卒迂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幼明年九月辛酉葬君于明之奉化縣松休鄉桃花西與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為當世儒宗教于甚篤會伯君俱歿于壯歲叔氏浸去晚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抚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孝

六強汝之苦季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  
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季不半載下  
筆成文中此驚歎自尔手卷不釋情貫經史雅  
有父風尤精班左二史前吳詩文稗官雜說動  
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弓能左右射舞劍擊  
刺圍碁投壺無不精到禪氏教律禪宗之說道不  
家符籙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引則  
心通類解記轉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酒  
餘斗不亂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  
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年不遺一字

商摧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傾歎間出  
雅謔夜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如以數事能斷  
有志于當世之務惟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  
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故擢置朝行而未果  
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  
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  
為君道長春成就當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  
力兼數人而小疲困之決日而逝可痛也已帥  
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焉而息其事可乎  
師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到云

俾帥同製造以頒諸州君寔董之且持檄徧閱  
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掄最為浩穰君處  
之裕如又以其餘間溫習故笈登名薦書百有  
綱運稽種調度偶朋上下搏于無策君臨時制  
變動中事机一日郊齋甫畢而岁幣迫期當市  
銀七万餘兩君威信素著老更巨駟无不厭服  
出錢纔數十緡以次分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  
版曹賴以无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盖朱出墨  
入二年无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寮皆藉君以  
濟文思杂用金玉宝贝綾錦之屬尤雅稽次君

始創簿物以号别之至今遵用此使之来凡錫  
賚器皿下至徒御衣食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  
視至勤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  
礼以傷事体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  
岁久積腐君請于部徧估而鬻鬻之得錢数万  
以給上償侍郎李公吕固賞歎不已力引于朝  
又以边郡薦之摧筦岁額八十万緡豐名虧數  
君始就職皆曰君来則岁事无慮矣既視事密  
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会所当老吏輩匿之  
以為雜貨未始輕出間因白事君引類摘笈旁

通免餘愕貽相雇莫知其所以然後雖有不在  
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趣辦歲末終  
而額以益矣乙巳南郊攝符宝郎先郊三日舍  
宿人宝于奉常居謂宝固重鎮也今先兩夕置  
于月非便日者祀明堂設宝于殿左宜即其所  
復画以從會宰殺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  
謂君知体焉勾稽外府方嚮於用左右揆知君  
素深自謂莞庫皆时略去米客苛礼見不以時  
君尔自喜有朝績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胃中  
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謂其止是耶

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徃：期以國士与人  
無高下矣愚又悉与之欢有以意准告輒傾身  
赴之匍匐救喪尤為周及見有陷於罪者苟可  
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声名已籍  
甚才虽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歿之日郭州  
皆為之痛惜親党鄉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  
吊盖其得人心者如此枯蒼達官最盛皆与君  
至厚尔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先祿晚益流  
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出以娛悅之父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如也執喪哀

毀過禮於兄已先喪一力任以戶之責襄奉勞  
告人所難能自郡至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  
險絕又適大雪君徒跣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  
然道中灘水激舟几至傾覆君號呼入水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其伯父俱將漕湖南  
始議結婚伯父由淮甸哥不以歸光祿入蜀道  
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明光祿自求佳奉祠  
寓于勤置田畝為終焉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悉  
鄰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以尤厚相從之日又

久而仕于朝復更為鄰元一日不奉周旋頃某  
遭外艱啣哀星奔委家不暇雇經紀其後君之  
力為多思款一致位謝未果而以訃軍矣百過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大受乞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兼數器中節十年  
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嗇千載之英闕此  
一丘尚爾後人有祭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明叔將葬其子万里万石万客踵門

再拜求銘于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  
從李先生若訥李明林亦與其兄德先受業于  
門既冠矣令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  
入太學猶時、相過友義日篤隆興改元試南  
宮明叔與鄉人法伯玉璧王彥方敦義同邸余  
與從舅汪公制定求分、以處而旧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舊游德先與伯兄俱  
蚤世伯王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卷  
仲兄與余誕先君之喪自夔陵明叔來吊其  
哀未几宜明叔之訃為之失声又刑目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亡矣

之餘親朋凋

喪俛仰感觸尚忍言哉明林之止也余方在苦  
山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林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  
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瑋以君故該慶典封迪  
功即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迺功愛二  
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誦声徹夜旦  
不休賦篇素正兼長于古多哉經史子傳之文  
喜為人講說纒、可聽以其餘力為詩詞祭語  
清麗倡酬無虛時君性端重筒出自奉隨力不



為異三兄繼歿，獨任仰可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用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無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孝，延名儒訓督之。兄子亦餘皆叢，自立君尤篤。

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無德邑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閨人甚，棄交情，終始善。纖介之間，儕輩或致位通顯，曾不以毫末干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戒其子毋為松楸事。遺言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卜地于嵩溪，王與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可銘曰：

吁嗟明林而止于斯，少也篤孝，幾忘寒飢。是用較疾，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時，命之不淋。十正空，歸孝友，知月評，則推有子克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詒。

朝奉郎主管雲巖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天府儀同三司。

少傅嘉國公大父士迨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  
四峯進士以節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將弄年  
十二三誦詩出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困  
窮自土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暑之  
變兩試曹監乾道五年試禮部俱為第一登進  
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縣在海嶼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办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与愛服之或訴于郡多願沒于主簿今太  
師嗣秀王時為守俾揖邑可對易定海慈溪三  
年簿領而典撫守之寄踰二暮三邑父老犹能

道其惠政海盜竊發捕得全党郡欲奏以上賞  
公言揖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宜也授而浙轉運司幹官怒報改秩知杭州臨  
川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事即為文徧  
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為條  
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過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  
縣久困于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尔必不  
繼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蓋上下蒙蔽無

有券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办有免額官地歲入額多以自妄用公自罷之復請併罷諸邑類是者或議虛市此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刻列治績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与立生祠于果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判常州浙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倉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上章奉士備言文孝政可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迂大理寺主簿秋早下詔求言公草封可上之凡萬餘

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抉隱微條目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之說竊狗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之習日趨于褊狹机巧之域而况有優游舒泰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来攘臂建議爭以為功者果何補歟 壽皇嘉納為大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童以佞譴公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可勝誅若断以一二年来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不減平江民磨礱之獄皆以為  
凶惡兄可矜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證免  
實情款抵牾卒釋之十一年充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 壽皇日朕  
精擇得卿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失之  
慮深則服節死義之風必託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攷 上曰卿向所進書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 上又  
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李要須兼

通天人卿史李如此經李又以此及臨遣又曰  
卿向來李優則仕今乃仕優則李朕得人矣數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李文章雖  
士林中年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  
日躬走村落抚慰飢羸得戶四万余口二十万  
通融諸郡嘗平之儲足以為用賑糶貸濟三者  
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蒸餌兼之奏閣貧弱憂稅  
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  
初行賑貸或謂荐飢將無所取至是民爭負以  
償堵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何渡四十五

岷八甚微而豪民大為民害尽罷之十三年除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激議州縣鬪訟稽考  
平反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  
暴征苛斂之甚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事  
芳為材能者務趣办而事督迫州縣之困弊民  
力之寬之大始間也故其視州縣如一体有元  
緩急皆得上達悉心以夜之諸郡所貸緡外至  
十餘万俾守貳置籍約以暮年優裕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幸免憂熬窮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  
煩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  
以覘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俱之  
數郡守乘滿者莫督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推酷  
肆行部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  
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刻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  
當不過能速殺之而已儻歸之有司按鞠亦不  
免于死万一愚誠不能自明冤恨之氣豈不上  
干陰陽之和平兼遂寧郡事閱那熙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糶石增百金市有增捐亦  
随低昂听民随所有求信亦不限日糶之數實  
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席立李  
以教宗子率知鄉李精節末蜀九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章力丐  
歸主管華州雲臺現百姓始則朝夕偵問相率  
禱祈及歸羞穉奔送涕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絕家事独处一室圖史自娛一日然朝家人將  
歸正寢且歎自為尤翌日天將明燕坐榻上暝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歲而  
亡贈孺人再娶杜氏初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  
子男五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汝後  
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優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楊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余  
姚果儲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天資高以識見超  
詣研精性命之說弁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  
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為擴先儒之未  
明願正郭先生堂序易出謂貫三才之理于子

中一詩儒之說于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  
厚悔菴屢以出求相期甚至願正出一編出公  
以奏之上致、好李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  
嘗即國史所載深求 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本  
十四卷曰皇朝五基要覽又為皇朝五政類編  
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中歎敬  
晉載九年表皆行于時又自論說語鏡歌鼓吹  
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号恕齋類彙藏于家  
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祀務極豐  
潔悲慕不少衰弱弟稚妹備殫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与同登科季善舉亦以取應得官女弟  
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  
卒訟其遺腹：為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悲故用  
挽姻族恩意称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狂郡  
例丹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奉  
尤所盡心苟矣莫不待其請奉奏牘面授之其  
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  
以撓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強有力為憚所部肅  
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称道之公抗走不群石節  
砥行不泥紙上空言必欲施所奉而見之行

事尚友古人思与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  
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  
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齋以宗迂以勵  
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  
有利于民固之甚于飯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  
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効勉富室買田與  
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  
郡買田各畀郡文奉司之每三歲則以給士之  
與計偕者在潼川則以漕計之餘使州縣置奉  
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

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時下于民  
而官止于負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  
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  
不可逃邪某與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敷特厚  
汝傳妙年跡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奉以守  
素：汝從入太李蓋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  
汝傳會粹公行事來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  
弗著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  
孤藐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与之並李貫經史



仕更麾符季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賚志何言勒厥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樓

鑰火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

公諱卿月字清升世居開封府祥符縣魯孫環  
左朝奉郎大理評事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林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寓居名州  
今為台人公生以賴上嫡母太恭人高氏夢月  
墜于前以裾吸之舊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  
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持固

窮白丁必欲以旧身隆吳威元試人在序乾道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都巡檢非其志也益飛<sup>進</sup>李五年遂登進士第調  
選温州李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馬捕甚  
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  
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功爾後獲盜  
不一公謂此曹虽有兇暴實以失業主此多為  
寬其獄識者知其為備器使憲程公大昌奇其  
才荐於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迁太府丞六月為

秘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閏月兼樞中書舍  
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  
文字官制詞溫厚員若素宦嘗草胡公銓詞云  
吾寧身蹈東海独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  
山微相如何以疆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權  
倖是皆為殿試編排官宣召之者繳奏池州守  
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師才荐之五月除直秘閣  
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  
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侍医药衣不解帶五年

春除荆湖南路計渡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艱哀  
毀盡禮有修喪起知靜江州當李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撫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將殺將官  
以救公廷浩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  
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邪據以  
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遣僚佐來欲用  
他日公不為動水部勒以制其爰仍携家徙覘  
以安衆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比沅事无敢譁  
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及坐汗喘不能言公曰妄  
人无知不足以膏吾斧鐵以遣之效用又率其

衆折曰前日社枉已蒙唯明而市井訛言不已  
願納軍器於庫以釋疑謗公善論之羅拜而退  
為出錢五十万於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  
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監法不便于民  
款罷官鬻而行情鈔法招監司帥臣條具可否公  
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回幸如  
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勢極論事  
宜致于元樞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万  
人之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鄂兵石人隸  
荆南分荆鄂為二軍以襄陽為都統荆南為副

未哉 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公徑以此書徵  
進十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未大書曰  
移封疆過此切人詢詢謂必問邊蒙公知其妄  
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  
家族保無他每言虜中獵騎多逼進境公與兵  
帥先期圍獵于郊視舊加速虜遂不至又嘗虛  
傳有警為之出遊峴首抵莫而歸終以死事赴  
鎮之初遭告荐飢渴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  
黑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怯不講荒政  
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現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奉事進直顯  
謨閣改帥廬州叙人与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  
殺傷者三公謂蜂蠻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  
練兵習武時忌戰日久士卒驕惰分習勁弓強  
弩躬自教督軍声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  
貽書叩部川都蠻王墨宦欲借兵以侵邊又集  
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表備不忌戎  
民於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蠻  
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焉相持數月公深知  
蠻中有郭萬津者最號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

患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衆公曰此易尔  
恐復用此生事奏請廢以重役迄今役于神泉  
監獄既夫心腹之人始以印狀沒誓待命一束  
边徼以寧紹熙元年進危圖門再任明年召还  
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宏止少卿尋兼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国  
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其  
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  
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清大夫娶  
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如二人  
在室孫男曼將受遺澤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奉進既精習兵  
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 贍尉隨事立就後論通  
暢纚 可聽古事今事問无不知旁通釋老之  
書百家之孝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曆星  
動皆精皆琴非雅却入千軌二像表現精神清  
洒落唱第之日 壽皇病目良久簡記盖有自  
矣從游玉津一發中的亟被金幣之賜在瀘南

教士卒衆列兩傍百矢出帳中帽集帖上無不  
駭服至於考辨鼎尊古物游戲翰墨丹青一一  
造妙其他世故叩之无穷而又貫穿文法使習  
吏事恩威兼奉所在辦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  
而恃心忠恕事宰從厚僚吏有請度其可用雖  
忤公意幡然役之故人樂自尽公亦不勞而事  
集疏財容物凡所難及厯官雖久用度之餘隨  
以散施親舊无所計惜月給步賦旁及鄰里之  
鰥寡孤獨者身後總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  
之外儲蓄无幾暫攝檢正于獻議之際務從寬

典亦有戒其過甚者公不卹也若鄉恭漢无貴  
賤与之均禮闭门省事而不絕物不以一毫之  
松于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築圃比山之麓  
厥孔德璋履之中語列為扁榜泊然若与世相  
忘者倘得尽日望之者以為僊平日有志事功  
留意世務推麾戎遍東南所至觀山川向風俗  
歷之曾次独恨未識中原張檀有行欲周覽洪  
河大山以贊國家現恢之畧而前志以歿存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二十卷藏於家集  
客棧東嘉始以同寅相与特厚贖俸丹丘周旋

二年見輒傾倒嘗与之論兵分曰兵尔易言也  
指授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恐於殺人者可  
以言吾儕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  
即自言此行他无所得嘗從康節先生孫魯傳  
易數甚詳以兼官玉牒時相過論人窮達壽  
夭奇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司  
今年我當厄令万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  
書細焚之而去未幾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  
兄弟未乘銘余亦密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  
之銘之由

穆王公世家用封寓居赤城乃元其宗始以  
武進旋以文顯尉討賊賞謝奠典召对明光  
結知至尊不曰三年西掖北門于序于柱于象  
于廬所至稱最復歸中都司宗司府抵圭比侍  
望節感夢卒正於鄉人皆期公出入將相齋老  
以歿天子不涼六尺之軀才兼百人死而可賡  
人百其身我德且銘辭無溢美以詔後人以尉  
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元字舜臣 太祖皇帝九世孫曾大父

令遠邑州管內現察使累贈少師遂封昌周公  
誼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伯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  
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於長吳先大夫官尉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疑如成人七歲聽講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封二子與公同研席  
公日記千言不筆成章魏公奇之未習聲律以  
古体者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嶺廟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兩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科院  
郡委榮翰更吏以歷案銀來公正色叱去令革  
宿弊俾自概量邦人已稻之有民田在大江中  
流沙久不決官吏憚風濤之險死親臨者率不  
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直始明  
帥閱其辭稱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徽  
掾帥漕交荐秋滿調知武進縣以果愷安剖折  
如流落筆精當老足尊服縣為士夫淵藪豪民  
倚勢從橫步輟殿諸邑送使楮錢自數萬分渝  
以理而嚴其期令翕然樂輸不費鞭筆光期以



足乾道六年騎軍從屯旁即屬邑分造廬舍將  
校邀賂公不從從之疏埔地倍費工力公躬自  
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  
老於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  
才事無小大皆占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  
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善益聞部使  
者列荐于朝權知郡武軍陞辭所奏皆郡邑利  
民事進止祥華占對明辯 壽皇嘉細且曰秀  
正之孫身卿同名孰為長公對曰臣為元行遠  
禽初者更名皇族更名實自此始郡以運鹽為

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察吏俸給至累月不  
支公刻磔百弊親登一新課入增衍去郡之日  
帑藏死溢至今賴之士俗慄悍至白刃以刃相  
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  
衰止嘗捕強寇至庭公一閱知其非從釋之邦  
人疑其太勿猝已而得負盜衆始駭咳以為神  
有富民兄子尚幼重其目又寘毒食中函中以  
顛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澄逾期不  
至俾換其尿管待于僻舍瞽廢骨立非復人形公  
為祈其產命醫用藥復為金人員生死肉骨之

思也吳郡縣二季增其廩給鼎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季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辦集最早試於御前彊弩不能徹而身賞乃次他郡上供盜額六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著父遮道奉留不可數計憲吏謝士師稷首以問漕使柴公瑾錢公佃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矯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丁先大夫愛服闋除貞州奏事魯尖尤寇儀員泌政廢闕稅深日虧公為之削酒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商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從容又以分帑之餘取漕計前此未存也餘武備修杜壇百廢具李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湯在東浙為劇郡八士尤繫公延見盡禮務以儒雅緣飾春秋釋奠于季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焉閱牒訴數百紙不以扁吏治豪猾雪冤証或持短長麗訟者得其情不歎已甚正色謂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庭下銘甯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恣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更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亦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照竄  
吏重足一追無敢犯者會止疫甚公盡力調護  
全活者不知幾人年餘以法誦轉聞徒知婺州  
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救青負之擾  
人尤粟之才闔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  
將及平生不泥佛老不誦鬼神不好祿祥不信  
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母為襍禮使我為畏死惑  
出者名暨回集皆以禮遺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養有加於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箦之際不但

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  
年五十一娶同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  
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皋縣尉希白湖州  
烏程縣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荐男監未上禮  
部希章尚幼受選澤女四人長適文季應宗度  
及幼女皆先亡餘未行孫男三人長与度次俱  
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庚申諧孤將葬公于縣東  
石堰西墘之原以祕書省正字顏君拭之狀未  
求銘余与公同登進士科相与素厚假守東嘉  
去郡數月而公至如皋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

契好益厚。此字嘗在公幕下，所載洋實可考。為  
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間重而周于物，謙退  
而敏於事務，清勤謹然，湛事父母，盡孝居父喪，  
哀毀幾不勝錢。宜人早喪，殯於青田。公自幼聞  
之，每深霖露之感。卒，遷奉以歸。公遺命葬于  
先大夫之近山，弟妹嫁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  
禮法，長幼進退有度，事无巨細，動有繩約。內外  
肅然，篤於教子，雖更道，恆德公。退，又使之環侍，  
請貫經史，自雜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  
之收。家素窶，忍貧如鐵石，食不重味，衣无華采。

藏書外，无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視  
者若不堪，而公以教士，不處之。春，然治移于官  
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人自  
厉，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舊及寒士，随力周  
卹，各盡其意。雖居閑冬，以其餘周人之急。作文  
若不徑意，而授筆輒就。嘗採史得治亂成敗之  
迹，為博古摘華三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  
詩幾十篇，以名其藁。他文稍是。嗚呼！惟我國家  
度系繁衍，賢才輩出，進与寒畯並驅，仕為朝廷  
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

進孝不倦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於世天不  
殺之年其所施沒著於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  
已為足以知其款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 宋祚元隆本支日繁人務日豐公  
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声流南東然而宏  
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寿而  
位不充家李有傳餘慶所鍾詩以頌之而詔旣  
窮

盜陽縣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冬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与論近世皇族人物之  
盛余曰自元祐初字湜始見於進士題名至紹  
興十五年有伯攬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  
言南渡以來所創見此人必逆通跼矣後聞其  
沉滯選調而賢譽甚高子壽曰子之榆乃及此  
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與化使召今夏遭母  
大宜人曹氏之喪以婦將祔葬于吾鄉清江縣  
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表  
款併求銘於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陰侯祖全青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  
父子暉武經即君生於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書數千言儼如成人吳興愛  
而拊之曰是兒必以禱書光吾門清原避地微  
之婺原武經赴調君年方十四幹蠱有條道方  
梗踰年不聞問君昼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  
為之動投袂經婦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號感動行路見有欲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同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

然從祖令時以王爵司宗必欲官之君以頌季  
辭及隨侍臨江聚奮數十人君尽力調娛群從  
幼孤未立反愛偏至躬率講習其後聽名荐送  
有登科先於君者 高宗嘗偷宰臣曰朕聞取  
應宗子伯攄程又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  
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劉章以下至第九人見  
君名顧進臣曰是能方季取高第誠可嘉也君  
見稱獎歆加進擢君不屈於當國者正依格授  
左迪功郎徽州同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郎太  
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歆曰乎

昔自謂善料人哉夫之趙椽殆未易量也徑界  
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何  
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異雅賤奏悉以屬焉汪  
公勃歸自西府同鄉人譽君其曰吾頃為廷試  
諸位官嘗受其策恨未識之會君訟檄至黜一  
見如平生歡即荐于朝秩滿循從政即為鄱陽  
縣丞洪公與祖守饒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  
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開  
居與君論詩文或至終日二公俱荐之調柳州  
州孝教授武徑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

駢以徃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重貽親愛仕  
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歸初陳文恭公康伯  
知貢奉擢君為奉首及登參預聞君赴調喜甚  
延會時宰欲振耀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  
曰是可以侵親他何求焉陳公歎曰之不可曰  
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  
堵祈少紱君与之同年為進一歲年而後進會  
陳公入相或勸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  
求非吾願也即在庾領下君訓導有方廿皆奮  
勵弦彌復廣甫書考遭武徑受哀禮有餘治莢

惟按之礼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  
宅兆而安厝之礼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徼福乎  
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師湖南邑事  
身以付君以久不決君徐浩其情抑以片言莫  
不悅服有求荐于提學范公成象者范曰非敢  
惜此章欲白以待一賢者君亦蒙首以刺上蓋  
身居崇寮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  
而又禱旱重為暑氣所宋疾如刺瘡屏去醫藥  
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問疾者已而  
以言但以手加額若涌劬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頤曰勿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於官舍之止  
寢享年五十有五具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  
大夫太宜人少君五子開封人左宣教即知海  
門縣棟之女有賢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  
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美以其年十一月壬申  
太宜人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具祔也以九月  
庚午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  
即吳化也官朝奉大夫師俊師翰俱為承信郎  
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  
州事王沅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正於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命耶其化能以才得自見  
庶將天其家銘曰

倚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  
受知恩陵追文恭之相也竟況下餘何天之  
不諒也道行於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我  
今之劉向也我聞其賢而銘於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尤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為大家曾祖某祖

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賜從子受室女出適又  
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  
待其初以為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  
顧也朱嘗淡人之短聞人有善若已有之為人  
謀必長慮却顧為經次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  
經史百家无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動以書  
包娛白老矣豈以求進袒欲賴此收放心免為  
外事撓耳奏佛尤謹旦必課終身不替世味  
中澹不蓄長物正容退然而所存甚遠使盡其  
才用於世必有大過人者厥後孝宗必親睦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居正於  
中孝墓不拱矣豈非命耶具化能以才潛自見  
庶特大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  
受知恩陵迨文恭之相也竟沉下僚何天之  
不諒也道行于家而賢譽之暢也使盡其用我  
今之列何也我同其賢而銘於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元也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也為父家曾祖某祖  
承即寧夫人孫氏墓誌銘

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婦故中  
書舍人孟孝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為孝  
洽閱典內外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窮約  
時刻意于孝夫婦攻苦食淡久而愈相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官考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賢舍人書無不通尤邃于易一日自卜  
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損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清貴無生業家道艱窘始矣繼室性又戾后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姑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戶州錄事參軍六蚤世孤嫠又衆夫  
人任紀其家撫愛其子女不翅已私愛樂與之  
同塔嫁與之均人尤以為唯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後仕則尽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  
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永哉安與往來兩間  
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吟无倦色暇則歌酒為  
娛舍館弄孫如此幾二十年長子宰郢之崇陽  
迎待滿秋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頭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田既朝清大夫直秘閣知平江軍特事以曰  
屋欣朝請郎守大理少卿致仕女五人承讓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張綱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木魯奉次克苗從事郎光四州都大茶馬司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以夢昌次汝昌次楠迪功郎安州壽昌  
縣主簿克昌暨東俱嘗上礼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遠從事郎監建寧府大槌場兼  
延平次遠從事郎監無為軍昆山鎮虞方簡夫

人始葬于石壤之黃龍山少卿嘗泣于朝方以  
才套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齎志而歿日  
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熙三年啟夫人之  
完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与迁葬于九華山下果小堂閉舍  
人之文三入脩門不欠識少卿及平以爲戶部  
郎一見如舊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  
之銘相屬且示以已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  
而某已得娶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閑  
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範懿行皆可得銘而平

江之精勤甚敢敬書之

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枋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教身孰知圃範自孫夫人夫人之賢  
用心均壹始任其勞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颺以詩後其允臧

改媿先生文集卷一百十

四明樓

鑰火防

墓誌銘

高瑞叔墓誌銘

余與瑞叔於旧矣宦游契綢而情好愈為益其清若勤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董然又不得而疏也非門末歸携變離騷一軸道余曰試讀之當相与論其當余退尚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之而瑞叔已病久而不可為精矣猶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未子礼

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牘及其史蒙  
詩華見遺且曰吾將止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  
朱幾而止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  
之哀將葬其門人來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  
其篆余為之泣曰卿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  
忍銘端叔卯辛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瑞  
叔其字也韓國武烈王曾孫曰士擘朝議大夫  
是為君之曾祖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司生管機宜文字考世植終職郎致仕母  
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辭徒豪傑又

徙毫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  
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元府善籍子郵收貧而  
喜教子居性穎悟絕人勤篤亦絕人居近市獨  
處赭山蕭寺顧无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  
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君下意質疑謹聽  
疆圮執礼甚恭人亦樂告之飢寒牢落享若万  
狀人或散且怒至排檣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  
愈萬夜依佛燈寒擁敗楮或數月不與搦繇是  
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  
山郭公錡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郭公為節士師

表人以此加敬如寢得東修以奉親且力於學  
今漳州使君傅公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  
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始數百人少讀襄陵  
許公翰書及從沙隨程公迫故尤邃於春秋博  
采諸儒所長搜抉无遺聞人有書曾不憚遠累  
糧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汀其指歸則  
其不合者會矜為一書間出已意号義宗益十  
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定專務明經自三傳而  
下衣及以為可吾御及旁即之為春秋者多出  
君之門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痛孝者不務下

孝士達驟而求之失高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  
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枚  
可取上尽礼問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  
过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沈多故其  
思苦憤悱極故其得深貞有剗自鉢心穿天出  
川之工既乃日造乎溪以成於古作詩數万存  
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李  
我止矣為之九篇曰愍時志曰臣薄才曰惜未  
日曰感回岐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  
曰律思深得三閭大夫旨意且曰變離騷者公

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變而求  
異于騷所以所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于理義之  
衷以庫隄於潰皮之不皮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  
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爰忌淮南小小王彙  
列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墓著大抵佃債緒言  
相与磨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達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特止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邪  
性嗜書家藏數千卷乎自點勸室之如珠止遇  
所未見解衣輟餐不汙其直又好周人之急有

古人內誨之心田不備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  
壹事父母盡孝悅懼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率  
一羹哉又以奉甘昔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君无扶言遽色疆方而忍  
向薄之以患唯而不可厚教導生徒勒慙尽誠  
如訓己子貧者致貨財則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  
孤苦衣食教誨卒名於鄉君死德色也黎士柳  
羨老於逆拔君哀其窮率鄉人供給之死為  
之棺斂至殯於家音人所難乾道四年存於鄉  
淳熙改元又為第一凡五上春官章不第僅得



因 慶需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執年財  
五十有六而年疾既革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  
即稟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事纖悉無遺  
獨以不得終養世氏為痛修職奏奉化之家廉  
周力疾作書以毋次他日事屬其門人屠君槐  
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別親曰君子曰終  
豈不保哉豈還哀哉娶未氏里士友間之女先  
一子卒子男三人子高子喜子文一女淑尚幼  
家貧无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  
申葬君于于桃原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敢云

名門實為殿撰睢陽利公棐之甥君學門固自  
自來蚤受知於殿撰從子侍郎孝題周公侍郎  
館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若  
雖聚螢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贈蔚咄  
咄逼人季益富文益進行益脩此其志歎立於  
方人之上而以謙名齋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括蒼吏部何公併風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待  
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  
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詩人稱君、又好  
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

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身之語  
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  
論兵法元精或得其一簾以干時宰諸公為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於事業而坎陳終  
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和義宗百五十卷又  
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揚子  
發揮三卷待三千雜著五百號茶甘甲乙彙藏  
千家堂結戶察廉社大小可行之間著方竹先  
生傳自言為人達生任性不拘物儒者之節好  
孝而未至於道好文而不中從墨好聞而剡心

於右澹苦吟而不能自己卿評亦謂君有不可  
曉者三貧而疏財克古氣凌而樂易已甚衣冠  
垢救望之如木雞而曾次灑落綽有晉韻知君  
者以為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孝方百氏兮五  
上而空歸蓄書万卷兮竟死而何裨夫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義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噫後有欲知方  
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縣人  
曾祖文器宣義郎祖相田太學登宣和三年進  
士第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化至道州  
刺史有其韻集參政謝公免家為之序及勛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大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也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其言其嘗  
從徽廟比狩親被密旨持御禮御衣以錦俾

子繼統且達

二后亦信清

梓宮

太后之

還盟兀术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  
始一節夷險不渝厚甚賻贈之祀因疏行事大  
槩賜真後且見果不忘之懷縉紳讀之無不感  
難以為君臣之際石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初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死以示  
寬遇之意方召公赴中書後者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充 顯仁皇后殯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太守正丞二年遷宗正  
丞乾道二年以便親生管台州崇道現四年差  
通判紹興府五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  
判明州公未嘗歷州縣而曉暢吏事通曉人情  
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  
晝以禪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皇  
太子居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尤被眷

漿未幾隨府罷出知慶州年未四十初試歲輔  
為治得寬疫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杓亦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於政廷无留事至今相与如  
元弟然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役公建  
錢弓楹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  
憂執喪尽礼號慕毀瘠聞者稱美始忠請既奉  
梓宮 太后以歸功高眷渥見忌於權臣因凶  
勿祠卜居天台主是奉畏歸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

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  
得之公知其然固細民負重至誠而不能售遂  
以官錢居之以俟歲冬用无價以應民之須初  
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甚惠因此乃反致煩  
言山東大飢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奉而百姓  
終以琅食未免流移 孝宗皇帝深軫疲配令  
言者以繳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罪則无  
以西方因返与說守俱鑄三秩停任於是列郡  
從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辨尋王管  
達寧府武安山冲佑現十三年差知衡州于六

年冬陞辭奏事

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

察也向勞甚寇自為尚書同封郎官以職兼司  
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  
所自或吾之故且曰曹正部室建最父今日卿  
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丞宗正矣公以故家  
子雍容者戶言緣文豈尉可現人始翕然稱  
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夏上章乘外  
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汪冲佑慶元  
元年差知新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未卒  
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禪符

縣閑園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  
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  
人恕承奉卽志忠翊卽奉改授迪功郎處州松  
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  
年八月丙辛癸公于臨海縣靖安鄉小石保之  
原忠請奉佛老甚謹卽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  
公奉先志文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於其側  
程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持幼少無  
驕矜之色忠請出入禁中手擅筆墨而謹畏无  
比有万石君之風避遠權勢辭謝寵榮 高宗

知公為陵子又聞其詩文故擢之朝列後受知  
於太上交登卽省然三十年更應內外未不  
見於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請樂桐栢山  
水築庵於西偏 高宗書冲畫二字榜之傍有  
雲壑尤勝公閑居日久增飾其舊倘徐於中意  
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獨好以餘財為鄉曲義  
事為邑中建西橋堯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  
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  
斂逆旅者濟其乏野有暴骸為之焚於建佑  
聖殿於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慘必

齋或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邛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擾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天相率致祭歷言其事御閣无不嗟痛嘗  
過越上見茶園路僻雨濘則不可行又天姥一  
嶺尤峻巖難進皆捐金年治加之以石為剎大  
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憇  
今為奉化縣尉宗族親黨何以自恰者甚甲風  
誼少於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於時變自以再  
世由文筆際遇累朝六款以此自見既不得與  
寒暖事執每遇吏事必疚心圖之觀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  
卻藥弗進哩无一語及家事恬然而化又可知  
其所存矣修謹潔廉仕途略无玷闕新安雖坐  
戾遣無有為之明而者及得毗陵言者止謂可  
疾自去不應治劇當別与用地然其中却称仁  
微之政疎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夷者其迹乃大不然罷免其罪人多窺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称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  
亦可以无恨矣其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將薨復在齶齶奉祖母

洪氏之俞求銘余既哀公之不寤於用子皆各  
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撮其家所錄參以平日見  
聞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穉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  
累代達者益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特欽太  
皇門多候王公家晚著奮于穎昌曰文曰章名  
馳宣政忠靖繼起閔益盛公實鍾愛克世其家  
垂登三丞莅苒止幸受知太上始在郎列  
卒不得施蘭推玉析二州遺愛一鄉凋功孤孫  
秀穎其振必豐木台赤城人子僊吞我惟銘之

以超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庠諸位官詠唱之日堂以申  
乙科號名秦御時前五名婺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色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從及弟鏞受身喬君兄弟同研席又身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歲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  
迹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出外得整而  
歸督君有書介鏞以表則知倭載季冬之癸酉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垠矣未久又以教授李



君減之所為太孺人行狀卒且日行簡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孫奉吾母教水鎮求銘以竟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死區美者遂撫其室而書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魯夫父蒙大父安益父嗣  
四年二十嫁同邑春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  
建事其神主于正寢如法何某年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歆羊惠者守時祭祀必僕焉見親  
饋之事旧姑者每加羹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尽此礼矣治歲爰整内外肅然自奉甚渾時  
儲酒者以待居士之回賓至則奔走治其晤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于黃帝岐伯之書即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比鄰以室產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  
恋故栖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安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愛二妹之嫠而貧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生觀其  
失所即併其子挈以歸抚養皆有恩意有子不  
責以營坐惟勉之孝里巷舊無孝者喬氏獨聞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谷之耘涌日  
相別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丁憂不以累諸子、嘗手揣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厉  
以學業當論文時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會於中不也已故士亦樂與其  
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尚子屢奉不  
得志念死以慰世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於進取乎行簡以上弟婦卿由歡豔孺  
人規之澹然徐省其私時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饒華則又曰吾生於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弟求自見於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无憾焉人以此知儒人之教子  
貞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驟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  
即饒州、李教授女二人長適王元愉次適杜  
之宗孫男三人從龍次元危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於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寡婦  
却氏以毀卒亡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十一月內  
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該 慈福

度壽恩故得封之銘曰

柔而寡讓門門則均受而失教婦人之仁猗歎  
夫人乃異於是以致相夫以孝教子登甲科  
喜猶未深察其所安始慰子心壺彝之懿莫此  
為盛我銘諸幽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州立未立勤薄粹然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過彙仲俱賢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書佛言曰先君之葬五十餘年  
矣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或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罪且以行實表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  
篤實必无溢美為次而書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化軍節度使舒国公惟忠舒国生  
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宥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国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  
房国生皇凡昭慶軍節度使安原郡公令碑是  
為祖武德郎子祐公之父也武德而度轉徙久  
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羣試于右司特授承節郎累轉至訓武  
郎初監南劍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乾

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眼不赴遂主營台州崇道現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有一月丙寅葬于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虎潭之精舍至是合  
烏四男子師就今為忠訓郎添差充渾州排岸  
次師裒止矣次師絳保義郎添差監婺州都稅  
務次師郟修戢即其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通修武郎李蒙次通成忠郎張萬孫男九人希  
魚希泯希賀希淵希魯希壻希諤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天資端靜莊謹  
自將長好儒孝善屬文治尚書博現史傳尤習  
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離事親就養无闕  
武德晚嬰未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无日言介不飽物和不同  
流聞善則勇於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浼焉居  
與緣飾勤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諸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辯人以為不可受橫

是或如未嘗校也蓋其質本夙成而歷世故蹈  
艰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徃行故能躬行如此  
君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首日羣幸忽擁  
門苦曰軍且交恐併害公盡徙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羣集群  
廷則公從中出哀愕相顧固閉壁言禍福羅拜聽  
命事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餘  
薄而豐于祭祀教子嚴篤規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第蚤世公善抚其孤卒便有成有子師節今  
為承節即公恬於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錢公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难  
大父而上倍矣山陵悉淪異域痛心比望不  
和無生祿仁實非素志家貧親老死以為養故  
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  
也晚號老圃每愛歐陽公我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居手種花卉時節  
互秀无日不徜徉其中帶月荷鋤臨風曳杖微  
吟舒嘯自適其適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蔬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与物无  
競超然獨樂以終此生嗚呼賢哉使其德試於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於世  
然曾次夷曠死豪髮然尤形於詞色識者可心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賢俸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同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  
清得為公銘姑以致尊慕之意之銘曰  
王孫翮：舊州其賢篤孝自立詞采燁然孝以  
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在樂以窮年教子義方  
科目相傳定交令子獲聆借言先圃之適吾將  
學焉為發函先見此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納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  
之族慶曆皇祐間高祖銀青任於中原因家於  
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穎州贈通議大  
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祕閣景贈金紫光祿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夫即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夔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幾遭外艱服  
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餘姚

縣丞綢賞循從政郎 孝宗覃恩循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黃炭長子官舍享長八十有三娶高  
氏建昌軍通判公揚之士 后族也先四十一  
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渚  
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  
台州黃炭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  
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徑孫男三  
人止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許適進士鄭樞君

先葬高氏于縣之寶化山又自上壽藏於禽考  
卿車盤瓠之原既葬陸氏今諸孤以十月庚  
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  
悟長於記向更化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  
言死遺忘及見前輩遺事立罔公典刑其存多  
記承平舊事淡之纒、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  
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急他口不言人過有德  
于人六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激  
沽名事翰晦恬淡不與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  
俗曠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攝事處

之以術帖然不譁邑人謂未有也惡也取米數  
萬斛於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於蒲溪  
去取以令吏不能欺婺既如約度乃得實用焉  
在台攝即幕給軍衣有批簿者羣卒掉臂忿怒  
坐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聽訖事蒲然色霽縱權貨  
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攝法宮曰法重情輕  
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  
知情於守誓公儀之卒如君議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白戶遣君喪一見道舊久之

且曰青田鐵阬錢多以從辦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氏其少蘇乎君期全寬而信課反盈於舊求  
嘉選海舟諸軍前既藉篙師為兵乞求家屬樞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人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一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  
徑取之不為動人妻懷其德始奉直公琅園南  
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官既  
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向也先世与二蘇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書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君



力貧悉刻之石君書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道幼  
以厥卑更至老不衰在黃髮年餘有草行書幾  
滿屋壁九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對客歎笑如  
平時少焉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某妻祖尚書王公曰君究立娶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渚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永銘  
銘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議可紀惟君  
壽考虎眉兕齒上接前輩終殿餘子旧事歷歷  
及周正始靈光獨存今身已矣吉德之報于足

為啓後其昌兮勒銘于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和同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  
家是生三子曰虔尊溫尊師學伯季俱驥世科  
仲亦以持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聲卓  
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後  
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  
之女二子皆有俊聲錫登元豐二年弟以宏才  
直節有志當世坐黨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  
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弟仕為邑令

小不合彙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仲  
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  
炎兵燬慕叔父之節不復仕進優游終月益自  
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年在睿維作噩  
有燁荐于御焯荐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  
某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一子  
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達而多  
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究于用伯濟守  
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  
二子能振發如汗某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

侍游宦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問伯濟之賢獨  
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問  
伯濟之亡因往弔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請  
曰先君雖不及定交而此契已數世先君嘗卜  
通遠御金谷里銀山之宗去祖塋二里而近時  
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頗有以銘君諱揖伯濟其  
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刈黍失孝  
孳如成人高戶誦書率至夜分家人不得而入  
抄書用楷法既冠一筆不售即棄筆子業而耽  
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社土部章蘇州侍至忘

寢食故下筆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無一語及  
名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與賢士大夫從容觴豆。  
居無事侍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如  
錄用。請敏豐公少戶。夏公之家。皆以此聲。仕啟  
君為中大夫。通長孫。即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  
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  
給。由有逋租。未嘗訟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  
至質貧于無。慍色寡言。若納不為。滔使克動小  
物。君果慮遠。奉足如蹈規矩。過人死少長。與之  
鈞。禮賁有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居

之重。利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  
自奮。勵貧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  
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改。焯焯屢占前列。  
君曰。吾方以此下汝之進。否投卷必以矣。年兩  
除慶。滯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善其不欺。焯  
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  
有望矣。亦不見真。甚喜也。焯之官。請君御安。与  
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真中自為局。  
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他嗜好薄。滋味康彊。少  
冷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



鄴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洙為卿先生以  
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温左朝議大夫直  
顯漢國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  
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剛矣宏達丁無城府十  
四步遭越國受伯仲二舅未及歸帑各盈門公  
哀毀躄踊如成人受弔盡禮宗堂極之少師撫  
愛尤鳴甫冠又丁外琅眼除授右迪功郎特監  
潭州南嶽廟未幾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  
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  
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

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續文林郎監鎮江府  
榷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之解九年到任  
務場專課三百方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親  
簡書乃以增羨受賞獨原淳熙元年續改直節  
四年改通直節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  
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郎公在上虞政務平  
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富公吏部豐公沈  
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歡魏王  
薨于四明時奏于越治遺刑部尚書謝公廓然  
連副韓公彥賢漢哀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

股粟他邑不過恆項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  
為高峻潮沒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洄矣公相視  
他影復與舊開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  
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別左右俟  
大舟人間之捆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家  
力披喪舟以進略無款側舳舻相行序進而  
譚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色復見報  
舍三十餘區一一整辦器用精明帶幕華燠祭  
饌頓食凡為珍饈上下禽然迨至府中貽書求  
假供張之具公又撐新索者七十裘以磨之二

公既歸言於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  
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銀事小忤其意不以闕白  
徑杖之吏來謝且許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捷  
汝輩尚敢訢耶更加懲治丞始媿服罔者以公  
為善慶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  
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燮明公謹事  
之而從容忠告開心相與裨贊為多聞遇其怒  
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無恐久而相  
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兩賢之稅契  
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增公一正色

引之曰我知句改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  
以此得遺獄吏推尋根原公汜無一豪之累漕  
司交與幣于虜遴選其人令公與幹官權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復齟齬乃狀至款易曰金四之  
一需滯踰期雖日過淮北虜使辭疾不出一日  
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於是襁被  
為白宿計虜始感款遣人遞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聞權公由是進擢公不自言也知韶  
州即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今多攝官去來不一  
或不可攷究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通緡錢三

可公曰民貧可重困邪校費文移且以飽吏貪  
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舊有漏澤園在况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  
骸多貯以瓶罍垂之梁間累、死數公因勞農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未  
有以充費令曲江尉許君教老无妻子卒于官  
下公既為之經紀葬送篋中尚餘數有千公悉  
奉以辦役掩骼埋齒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尤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忙甚祥徑略趙以彥標漕徒黃公掄倉使

吳公昭夫各以所知荐博又身憲車考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  
信民勤儉公廉慈祥愷悌庶哉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用諸司荐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號名郡訟簡財裕可以卧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特帑藏不盈萬緡而負諸司之錢幾二十万  
官兵俸給六積至万五千公為之矍然日與同  
寮圖之蓋征賦既弗辦而游士耗之又特甚公  
曰後民膏血使往來者揖取之以邀虛譽吾不  
忍為也令有旨申游渴之禁公奉行尤愛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滂公  
不為動剔蠹剗弊謹未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  
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旧逋蠲貸之如曲江  
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万緡更俸  
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寬之相与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厚誣吾賢侯耶有曹官坐  
侵用即帑吏乘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姑  
与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巧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倖張君必陳君邑德幹王



君吳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相樂有此未有借公  
之歸尤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  
帥一以減意敬公如有加焉士卒有犯結登明  
白送軍中使台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門  
洋盡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後治  
必盡法為之屏路則又仁者之勇也水旱有禱  
隨輒響應薦祭社多委寮吏代行寢以弗度公  
日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祀式車有詩  
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臣鎖荷朝家選委之重洗手奉職采  
自奮厉又素著廉潔而橫連口語皆出風聞不  
能无快、去郡尚无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他  
陽忽得微疾一者歿于舟中實慶元四年正月  
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清大夫  
要陸民故發運使實之女明慧動約內而甚飭  
相夫教子禮有可稱兄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  
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梅州軍事推官教中侍受  
公遺澤餘幼也女八人其三二先卒一適陸森  
宜人弟之子真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

希一從事即台州臨海縣丞趙師悅里壬黃沐  
皆嶠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切即臨安府  
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葵丁為溪縣石臺御元潭  
之原敏中等時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為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徙宦表裏如一明白空同  
不尚小大待之約禮成所至方人无所怨惡檢  
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餘昏嫁  
交迫俸入綠手而尽處放戶西偏欲少增闢竟  
莫之逆外家及恭之名同于時仲舅尚書任兄  
弟之子猶子也叔舅連幹蚤世律不及子公奏

闡中以官其篤於友愛有父兄之風焉計晉至  
御親故无不傾涕母氏河仲舅皆以高年見公  
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  
於此耶公荐以臨選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  
論韶州岑水場兵近之弊甚悉謂渚路既隸之  
餘選口應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徙爐戶  
之使添認銅額可省廉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  
者照舊格給據縱遺餘人以次歸元祀州軍案  
遠方徑久之利敢書大槩庶幾後人或取於  
斯銘曰

猗歟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  
起家深仁厚義勇於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  
仕非不遂胡齋具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  
循吏害公客耶二命之制危潭之原往從仇儂  
有街不祛慶在來裔

收媿先生文集一百十

收媿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一

墓誌銘

知梅州張君墓誌銘

四明樓

翰大防

君游為浙東壯縣号難治自紹興間陶安世定  
有聲之後歷數政不以善罷四明張和卿曰袁  
州万載尉以捕盜賞改充承務郎年壯氣銳往  
為之宰親黨或勸止之既至謁廟以廉勤公乎  
自誓上不負於君下不欺放民終始如一  
臨之剛者傑然首定規畫凡聽以追科出納

稽公吏袍紫進退皆有程度御胥姦敝督者不  
能盡察居左右參陞甲乙相糾簿籍更用簿措  
以防削改字畫分明欺偽略尽有宗室子與孫  
民為仇各聚衆至數百期標兵夜聞於帝兵趨  
告公曰安有是事余置酒尉服粟不敢飲更又  
告將合矣君笑不答俄散去約明日復至遲明  
召二人者至庭謂曰汝自相仇彼衆河罪而使  
濫被殺保乎不如挺身持刃決雌雄於前兩人  
者相顧歎退公曰官府有法可容爾耶分囚  
下主系同始悔過求免逆衆為言願相保任使

自新即縱之俱媿惕感服君歸猶以時節致既  
出向起居者數年沒保伍之法繪為魚鱗圖居  
處鄉智山川遠近如指諸掌又籍其家之長幼  
姓名年齒生業歲悉畢載具岷強無引鄰里可  
以糾告或犯法未就捕而君已知其人私忿聞  
毆隣不為勸正者與同罪牒訴証長又生其教  
今者法令易行井若書一欵以獻之朝道行天  
下未果也蒙石並大溪為春磴以擅利之為舟  
行之害間有廢之僅能徹去浮屋君始併其基  
地去之初竭太守司諫施公元之迎謂曰邑大

未易治益以君尚少也君曰正恐上官以為易  
今知其難則可為矣守待察屬吏一日合賦外  
別輸四合奉命惟謹君獨爭曰使其左枝右梧  
川猷得錢千計未為甚難如昭惠後人何守盛  
怒君辭益堅且曰寧棄官以歸已束裝笑守曰  
試子爾乃能剛果如此更荐之後日書問如待  
子姓家事六或宮謀烏白華湖鎖當水陸之衝  
戍兵經由不翅寇盜莫敢誰何君白帥府以軍  
法齎之死敵澤者有一士冠禽於市為惡少年  
侵侮君責其不孝送縣庠從師受業謹其程課

居數日而後秋其所侮者人皆悅服視事才三  
月有訴君於部使有覈其言不根反以此受知  
又所之朝泊付有司乃扳引前令事為言其人  
既伏辜君之治行益白久之淫誦雜然如十德  
待能官賦十可喜歌頌銀木鏤石幾不勝數流  
聞四遠境內多立生祠惟靈耀成志二寺臣以  
神事之成效禱焉師憲其績效奏聞有旨候任  
滿赴都堂審察淳熙初元既造朝幹辦行在諸  
軍番計司俄改差權發遣均州制詞有去風力  
敏疆有声劇邑是時 孝宗皇帝垂意民事由

治縣而擢為郡者不過數人如丞相葉公衡自  
於潛守毗陵卒至大用均有管內安撫之權人  
謂君自此升矣四年陞辭奏事補上意且屬以  
有機密事奏來而臺評以資淺論罷五年差知  
吳國軍前論者又以為言改通判筠州遭所生  
世安人方氏憂服除通判衡州既授代而振異  
紹熙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四年通判廣州歲  
年適梅州闕守渚司奏辟未幾而屬疾慶元三  
年十月丙子歿于郡之止寢享年六十有一官  
正朝散郎嗚呼命矣夫娶伍氏封安人子男五

人度廡庠序廉度特以君道澤補官孫男六人  
奇之湘之衡之環之次俱采名先一年奇之卒  
孫女三人尚幼居之入廣從行者多困於瘴疔  
第四子序卒於梅君念之切閱月而君止安人  
來自富家善事其始君既受舍悉以祖產歸諸  
兄而又不事產生安人改名食淡圃助為多人  
死間言奉祭祀未嘗不躬親撫庶子不翅如已  
出初封孺人後得合封率諸孤扶君之喪遠歸  
悲苦勞勤人所唯堪歸而治葬尋爾感疾五年  
三月乙巳不起始公十壽藏於鄞縣清道鄉郡

家橋祖塋之側既以四年十一月丙申大葬又以五月壬寅祔安人于君之墓嗚呼天之禍張氏何其酷邪先是君之諸子為君求銘以君既葬而遲之弔安人之喪又哭踊以清余於君有連又以齊年相好尚何辭惟張氏自仲以孝友稱衣冠代不乏人永嘉南渡始居于吳五年之亂避地東來有官于四明者因家焉君之曾大父綸累贈宣奉大夫父寅贈朝散大夫父邦彥政和二年繇太孳上舍擢造士弟官左朝散郎贈朝議大夫自叔祖宏奉任明行修為吏部

郎遂為卿之望族君滯祖順和卿其字也生七  
子而孤當紹興十四年以朝議致仕恩補將任  
郎性資明悟抱喪如成人長徙鄉先生俞判沈  
公銖游沈公愛之至育于家曉暢世務以氣義  
自許庶幾大其家者居官所至可紀萬載有盜  
竊發躬勦部伍禽得之念其窮无所衣食而致  
此以為案問自首盜得不死衡陽歲飢道殣祖  
望君遽發廩賑給而後根監司不遂真專而以  
十其優長荐之提刑姚公恪轉進張公演提舉  
陳公傳良謂君致彊精勤廉平簡素不滯隨而

失守不強梗以侵權嘗稽其簿書條目雖多撮  
為一編上收下支日德其最簡當精密無所吝  
姦委之決獄酌情參法隨手剖析人稱平亂相  
率其狀於上今諫議張公奎為康師以出有  
登欲廣儲蓄以備緩急為徑略司樁備倉創  
立未久專以委君為之條畫綱紀辦事既速了  
無遺策張公亟稱之梅在万山間官舍民居卑  
以弟竹為屋公慮火災更以木瓦自駟舍庫燼  
兩獄先以公帑為之民亦樂從即計匱竭為之  
經理而用稍足文能葺宗林為莽士計丁賴播

境也晚取百十為群名曰負販實為剝削松源  
石下為二州淵藪淳熙間有嘯聚者自是歲無  
寧中君下車即用瓦游魚鱗比伍之法行之君  
盜為之屏跡郡治之後弟芾彌望君令民築室  
兩傍者復其負逆為通途日以土客戶社丁供  
州家之役各有科調為罷考之皆起來暮之嘆  
惜其見於用者止此也与人樂易持論平恕而  
勇於立事不顧擅禦毅然不可回奪居官廉納  
為令時鬻產以繼祿又好周人之急力竭而瓦  
倦色嫉吏姦如仇洞見肺腑人不能欺衡陽之



初良以此也。平居念當世利害，擬為奏草以待施用。久遂成編，名愚見錄藏。出教子尤所留意。朝議有徑解雜著數十卷大書，編次實藏。吾飭村之輒泣下，嗚呼！古人心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猶可以行志。為邑宰而得名於史，溥者衆如君。尤游之政，可以不朽。故余表而出之。家有治縣提徑等書，皆公見於已試者。後未尚得以考其規。先之銘曰：

張氏著姓，芳友惟仲。漢良普華，支派尤衆。永嘉南渡，始為吳人。或官于明，遂大於勤。君起孤窺，

以才自奮，所至可紀。芒刃不頓，龍游之政絕後。光前治聲，燁然徹于帝前。渭白此升，欲起輒仆。晚城子梅，遂罹變故。抱負有餘，齎志而止。哀、賢勗又不勝喪邑人尸祝，是以不朽。銘以表之。尚啟厥後。

### 黃仲及墓誌銘

余從兄編修娶黃氏，諸暨名族也。媿氏兄子定之，又為編修得定之佳子弟，內其父推官之賢。恨未識也。一日以書來，訢推官止於上饒云：官舍歸葬而求銘，為撫所錄行實而銘之。君諱宗

諒字仲友世居汝之双井与豫章先生俱本于  
婺州之黃五季有避亂而居剡者又迁諸暨遂  
為縣人七世而上失其譜矣曾祖舜卿贈廷議  
大夫祖彥朝議大夫贈大中大夫父克寬朝散  
大夫贈中大夫君幼而孤刻意向孝予卷不釋  
詔與初達太孝以弱冠上優選月當季改屢占  
前列馳声二十餘年秦中王當因之久士子習  
為諛言漢唐非七制三宗不遂時文中不復及  
與止治亂事至不識資治通鑑為何書二十六  
年也 在丙子 高宗更化之初公道大門申挾

士之禁防閑甚密秋賦多越起其行君以素業  
賈勇而前登名荐書帙服時命不偶博熙  
五年始以侍恩補將仕郎明年中銓授處州遂  
昌尉年逾六旬而勞吳不憚警捕之賊甚率境  
接建安俗橫悍小歉則盜竊公行里正嘗以嘯  
聚闔君亟率所部探兵往逐之凶徒相顧駭曰  
黃佛出矣忍犯之邪相与遁去一境晏然十年  
任滿涸台州司法參軍到官適歲夫侵義倉出  
仞惟謹尋授信州軍事推官慶元二年始入幕  
因止季君翔為守布衣交也郡事多以委君幾

於畫諾君老而益壯剖析滯訟棠牘山積推寃  
无遺囑法予奪不容一毫之私一年間類為四  
近五百事四年之夏忍暑暍濕雖多不告竭  
力公務不見墮容痼疾復作遂求致其事轉丞  
事即方將俶裝東歸放意林壑以臬餘年未幾  
疾革竟以十月戊寅卒子正復享年七十有七  
娶趙氏融州觀察使贈同府儀同三司潤國公  
士茂之女醜姻夫族祖鬼親法當補官君獨不  
就職者高之子曰人與之先大年卒次即定之  
登仕即次一之尚之皆業儒女二人長蚤以次

許嫁姚銓參政令憲之諸孫也孫君三李雅季  
又季野孫女四諸孤將以五年季秋景日葬君  
于縣之孝美鄉魯墓之原合趙氏之墓君資彊  
毅而身又謙和及見前輩源流有自他无嗜好  
惟教子甚力交時至多未嘗失色遂昌邑降草  
初二丁祭器六不能備君悉力整辦為之一新  
課試士子翕然悅服尚書王公佐方月京邑貽  
書相賀有闢黉舍以延生員為斯文宗夫之語  
在丹立時直閣田公渭以倉使按即一見喟曰  
老先生尚爾淹恤乃今吾徒冒乘傳之寄自顧

款然即以率荆來詞曰李為前輩政有典刑允  
謂老成尚堪繁劇人以為知言禮部尚書允公  
薨時居西改以詩寄君允之金馬玉堂慙我輩  
青衫白髮念君遲三教公皆上率故人故知君  
尤深推此可見君之為人垂絕不札命渚子無  
他言惟以進業保家勉之自号隱退老人有文  
集二十卷藏於永銘曰  
吁嗟黃君馳騁文園少蜚高聲不為不售晚服  
官政感歎春舊踰七望八不為不壽日月逝矣  
用不及究善積慶餘尚啓厥後

趙深父墓誌銘

長元積溪尉蚤世三子五女以次婚嫁立嫂最  
愛季女岡小溪寓居趙氏家法媒妁之言曰武  
德夫婦偕志枉門約居教子甚嚴諸子聰甲科  
第多有賢稱其第三子師信既以博學二年賜  
進士出身得尉名之臨海矣清婚審于卿評曰  
然遂以兄之子妻之後以近制改師得字深父  
既婚乎我与之游處被服儒雅略玩膏梁之習  
慶元二年君既悼亡謀葬於通遠鄉白石里石  
營保之原而後之官甫四年而君止矣哀哉

安人馮氏尚无恙一女一子哭声不忍聞石營  
去所居才里許將奉深文之喪合身求銘於余  
忍銘君乎哉君實為 藝祖皇帝宗孫贈保康  
軍節度使烏密邵公冷傑君之曾祖也贈武義  
大夫子益祖也主管台州崇道觀伯延武德也  
武德生長永平南渡流落居四明之鄞縣夫抵  
居官廉儉謹蓄俸餘山為紆次計与鄰里不以  
財交故内外肅然深文士而亭庵長服羨方自  
力于孝登第五年而後授室彊敏自喜始調官  
或賀之曰臨海尉多以捕盜改秩者君以為非

吾志也在官果兩得強盜一獲私鹽甚衆皆應  
受賞照驗明倫終不自言又達於吏事以此受  
知於諸公邑民自徑而有徭又以移戶吳訟會  
受私渴諭君毋生事居止色曰事千人命今日  
正欲得實且長揖而起終在其事人皆稱乎今  
暫且不樂特以職事相窘君弗恤也有十將維  
役无賴有政莫救誰何偶有犯當治輒肆言曰  
尉欲治我不望改官邪君實之理窮詰宿遇平  
逐之餘皆聳眼尋為衢州西安丞工部尚書謝  
公原明時為守趨召轉運使潘公景珪問曰即

中有賢亟乎謝公以二人對而以君為優備言  
廉勤曉暢民事之詳潘公曰得之矣俄列上謂  
才術優長可山作邑兩易知慶州桐廬縣最号  
唯治君為之談笑而辨才善益顯任滿授紹興  
府錄事參軍丁武事愛不赴服除會有昔侍從  
臺諫各奉宗子二人余在西掖荐君之兄歸津  
今知樞密院謝公深南台人也極知君恨奉負  
已足未有以及之方為御史中丞而吏部尚書  
刘公德秀為監察御史門人於憲長謝公亟称  
君之賢刘公慨然荐之其詞曰與季有源季履

無玷雖整官未久而声問益彰併及辭盜賞事  
為遠利之識乞以備朝廷選擢初不識面貞公  
奉也天族蕃衍人才衆多昆仲屏居山閩憂患  
之餘名徹夫聰照移狎至哉於羔鴈成羣者鄉  
人榮之本無意於年進僅此俱得添差幕官  
君授建康府節度推官留守尚書張公均多以  
滯汙屬君處之當人情合洪意衆議有未定者  
獨招入郡齋漾之或至夜分而後退大資趙公  
彥逾知其才見其盡心贊畫受輸決事無不  
由當首授京削參政又為之延譽諸司交荐僅

考而歸既調嚴州節度掌書記為部胥所賣  
再往部下久之得疾逆旅遂以五年四月戊寅  
卒哀哉若人之不叔也始既辭盜嘗而不用蹉  
跎至此知己方當路可以神矣而止於儒林郎  
素吐強敵年五十有二何疾遽困之邪子希侶  
希墜女未行君性質直忍貪自立職務之外進  
孝不倦垂意經史同寮寶知往、傾其座人心  
計精密茹公事如家事言不妄發持論甚正孝  
友勤謹自奉澹薄不務葉飾思有以自見於世  
遂吞志而已矣方鼓盆時手記費用之目甚悉

其子情曰何用尔君忽曰我且死汝輩從此為  
之茲同計奇變起倉猝昆仲方議經紀之希侶  
等出舊所編按以從事適奢儉之中噫豈有知  
邪葬以六月某日銘曰  
父子之賢聞于鄉間兄弟之美徹于帝都君才  
甚優知己當塗謂進未艾而止斯乎兄子既祖  
又銘其夫尚惟渚孤承慶之餘

安光遠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余方懷東嘉之授於家頗而安君  
光遠詩声一日襄長篋臨門倒篋迎之貌甚偉

文甚工与之语儻、可聽而忘倦也。又云年過  
余於外府求援其大父寺養比余投間里居放  
人罕不見者獨光遠未能相過已而同其病遂  
不起寶慶元四年七月丙辰也六年諸孤將以  
四月丁酉葬居于鄞縣之通遠鄉建隩南山其  
次子鍾門以銘為請手編先集到載行實舉此  
可現余既哀光遠之不過受其子之克家遂屬  
筆焉惟安氏系出唐忠義傳金藏五代後唐中  
書門下平章事金全之後 國朝勳籍節度白  
後守忠即君之九世祖司徒忠果雄勇功臣習

七世祖元曾祖希文崇信軍節度使祖寓武德  
大夫貞定中出府路廉訪使者父時徙義郎三  
世皆娶趙氏家開封祥符縣建炎辟地著籍于  
明令為慶元府居以溪鎮四十年矣君諱招祖  
娶軒氏毫社左承儀郎中美之孫子男四勝非  
辟疆去華業疾女二長歸馮季參次未行孫男  
一女三君世為名將至廉訪始以文采受知  
祐陵身樞密宇又公虛中雅節蔡公靖游尤手  
室孝則公子時厚善劉公以具行自謂急難之  
義天屬莫加也從義仕不顯而家孝尤說見於



張公德得祁之帖正字王公衛之銘兄弟終鮮  
承父祖之傳幼敏悟力學抗志高迈從義指物  
命題悅手成句見類書輒屏去曰此豫以不能  
恃人者性端靜衣或數片一幹僮書已熟若手  
未觸者率動不苟他無子弟過從義年踰四十  
得君寫陵之擇師以教日益秀發父子短繁視  
對至十餘載司為知己出入不能相捨既冠同  
客都不從義得疾委頓君愛滿頭以自代候即  
東歸竟至指館執襄哀毀悲感行路母素疾重  
家政且是益肅君六故事盡其歡心其疾革醫

禮未效至封股以進家人竊窺而後知之喪葬  
俱備哀禮自以世衰衣冠未有以文祭身者扁  
其室曰現行朝莫激昂期紹先志蹉跎至五十  
始慨歎曰科舉之不教命也遂一意於義理惟  
舍之季舍後築圃中闢一徑自號通村老子好  
為古文尤工於詩平澹敷腴不為艰深之詞每  
曰工夫到處却无奇特有文集二十卷名通村  
遺藁丞相壽春魏公退處碧谿山中之客惟雪  
憲張武子与君從容觴詠如裴迪之在輞川也  
知黃中王德新龔養止薛清卿湯孫時諸君皆

相与為文會酬倡之友致仕應君良弼一鄉推  
為長者老而益高君尤与之厚嘗銘其墓人以  
君為應之西匹云与物無競不見喜愠之色每  
成子弟勿与人辨是非待其自釋又曰橫逆之  
未如在荆棘中徐行緩解而已礼法自將不識  
公府以誠待人久而相孚内外无间言喜事愛  
客、至起備酒著擷蔬買魚陶然徑醉氣同志  
合或館致象四室无長物雖好古不襲先世遺  
書踐編断简皆手自整此書尺往來有可規者  
亦漢歲之筆札素二稱其文骯髒高簡莫窺其

際客去則取所閱見者劇淡系訓诸子不待出  
門而炭博充然有得也自下葬地无復世間意  
参園内典旁接诸禪趺坐至深夜不動年才五  
十有七而疾病乘絕猶大書偈語词意超诣亦  
足以知君所存疾銘曰  
穷亦樂困而亨奚其為政不言而行往卒不施  
以昌其詩江山為助筆乃縱橫優游田里以得  
此生彼其憂於心而毀於後雖曰得念未知焉  
此孰重而孰輕安氏之積厚矣非此具身後其  
有與者乎

朝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太師史文惠公兩登相位其將論以求賢用吉  
上為先益其天資寬宏務為忠厚家傳孝謹以  
此教子以此擇婿王局李公剛定其一也公諱  
友直字叔益世家紹興府之餘姚大師為尉與  
公之父游見公所為又奇文又喜甚端粹遂締  
姻焉公甫冠入上庠大師昂貴公退然未嘗自  
言同舍有不知其為丞相婿者其恬於勢利自  
為諸生時已如此大師尤器重之既登科而太  
師再相 孝宗垂意人物一日問大師子婿孰

賢以公對即除洋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時淳  
熙五年二月也有以資淺為言者雖寢前俞至  
七年再除始就職朝諭翕然以為員吉士可謂  
冰清玉潤矣公曾祖尚邑州太平寨主簿祖法  
從事郎素贈奉直大夫父梓承務郎累贈朝請  
大夫妣弟氏贈宜人公幼警悟蚤已能綴文父  
袍可愛之稍長益自刻厲主簿孝行為里人所  
宗以貢人奉師晚才得一官延師儒訓子孫  
曾四人踵人太季公最以詞賦得名屢占工游  
首名荐書後以恩免奉特再上禮部俄遭外艱

乾道初試上舍中優等又丁茅夫人憂淳熙致  
元該免者五人公獨不就遂登二年進士第  
授迪功郎明州慈谿縣主簿易太平之先湖末  
上而有勅局之權才半載以修進條法事類特  
改承奉郎輸對使殿進止詳雅敷奏明白歷陳  
故荒漕運附試三事孝宗嘉納悉以付中書  
或諷公渴廟堂施行之公曰吾知盡愚忠爾後  
濛者立附試之類卒如公言同列序遷方擬以  
客臺博士處公言者又以為驟得旨外補丞相  
王魯公諭使永倅謂杭則不失故步明則可以

便鄉公正弓祠魯公深歎其遠誠也九年主管  
台州崇道觀十一年通判婺州既至即參正季  
公彥黜中丞蔣公繼固為守皆知公賢厚每事  
咨焉公外寬內明政務大体而略苛細恂若  
不能言而從容裁決無不均當謙和樂易事止  
官以禮雖不為異亦不肯希意苟合惟是之從  
不可子以私僚屬吏民信而信之不恣欺也既  
歸宦情愈薄去國且十年未嘗以一字自媒於  
諸公居生餘復求郡丞遂忤湖州劇郡數易守  
公間行郡事輒稱治吏列例卷以懾承當曾奉

此去之一金不取也提刑陳公、亮提奉黃公  
這將列荐于朝公力辭之趙公不迹來守履  
敏明察官吏履憚且謂公必不合公不改其度  
守為之降色辭公亦以東師事之始終賓敬不  
可得而親疏時人兩賢之後守至未煖席劾去  
外臺怒未釋貞邏日至符移旁午先是即有舊  
晉為守家吏與之俱來已而頗肆籍其家得守  
亦其壻數書戒官將發之公曰何忍發私書以  
隣人於險乎亟焚之止械其人以前使者閉之  
弗罪也後窮誥之守果无与事遂白微公幾殆

矣秋賦多鼓操之患公為監試前期以訪鄉老  
具得其情為之區畫無敢譁者考官以去取求  
決於公辭不可以詞賦定取四人時与計偕者  
十一人獨此曰人擢上第人深服鑒戒之精也  
尚書握文簡公大昌舊為司業素知公嘗曰公  
澄之不清挽之不濁貞淵手似道者哉侍郎莫  
公叔光代公為刑定即堂貽書曰公如美玉固  
未嘗掩瑕而純粹之至無瑕可指此乎昔之所  
敬慕未易及也其為名勝所重如此慶元改元  
制曾兩任通判者方許祥州曾任擢用者方許

除職事官交親趣之起勉至脩川謂公必亟而  
一造相府即以小壘自詭丞相余公謂何所之  
廉邪許知臨江軍命未下已渴告歸矣五年夏  
以疾求閑甚力今在函相京公意謂憚遠委曲  
勉諭既不可回又為之易廣德且諭公曰地近  
事間可以卧治毋惜一行也時廣德守已得祠  
需公之至公謂求閑居而得便即辭遠次而就  
見祿君相之恩誠厚非本志也復申前請改成  
都府玉局現後兩月疾益侵求致其事竟以其  
年八月乙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積官至

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史宜人有賢操先二年  
卒益宜人朝祥而公以莫指飯舍人尤哀之子  
四人曰慶曰康迪功即婺州浦江縣主簿曰庸  
曰乘以公遺澤補官慶庸皆蚤世四女長適迪  
功即臨安府新城縣尉趙師因而卒次適修職  
郎監紹興府和旨酒庫史實之實之止矣餘在  
室孫男三人該將仕郎溢初女一人清孤將以  
六年九月辛酉葬公子縣之蘭風鄉新湖劉公  
澳之原合於宜人之化嗚呼公金玉人也簡淡  
無嗜好後李遂於二祀屬文長於牋四儷一間

為人草箋奏談笑成篇初若未始任意詞旨明  
切號為得體已有碑志銘贊等書輒為人取去  
无留豪公既沒僅裒二百餘篇藏于家詞氣雄  
渾心其為人字屢通美卿有石刻人求焉凡公  
所喪不以自銜也性至孝祿不及親終身以為  
恨故於族黨恩意有加訓子若予示以趣何使  
自知勸誘後進絕口不言人遇杜門却掃或  
十餘年不至誠邑令佐歆其賢多就見之清修  
謙謹无賢不肖一接以礼犯者不放不見喜愠  
之色故哭公之喪者無不尽哀里閭菴禱亦咨

嗟痛惜謂無復見若人矣康少而幹蠱即委以  
家事俾毋闕我築堂曰竹隱一丘一壑不啻自  
足多焚香默坐得喪榮辱不以介懷既財喻義  
不事生產而趨人之急成人之美忍力不及既  
與德色或莫之知也先卒一月忽告二子曰吾  
以進士起家仕至二平石將以善終無可憾者  
遽屏醫藥至屬瀆無一語亂膚色温潤竟日無  
小異家人幾不忍歛顧非寡欲積善之效邪某  
父子出入太師之門識公甚久既又同朝婦王  
氏之姪婦康与某之次子实為僚得稔智公平

日大緊故康未求銘康謹愿先孝儒染有自来  
堂為僧臺進季不已是能世其家者銘曰  
温良恭儉先聖規挽門人從事有無家處持規  
李公渾金璞土終始如一謙不自足施于有政  
如古循良進稱於朝退傲于鄉云胡不吊喪此  
吉士慶必有餘昌角耒商

知復州張公墓誌銘

孝宗親潛妙選寮家端明張忠簡公与太即史  
文惠公实為質讀直講内禪之際二公謝贊為  
多文惠既相忠簡為工部尚書告老尚婦上

意恨用之不盡恩数優渥視簽書樞密院君臣  
相遇可謂盛矣公諱仲梓字才卿忠簡次子也  
世為温之永嘉人曾祖植祖忱贈中奉大夫忠  
簡諱闡母盧氏崇贈魏国夫人公資彊教少承  
義方力孝博记年十四入上庠時中興學校更  
新在選多各士已能与之相下上月書考改率  
在前列文兩顧薦出紹興三十一年以明堂恩  
補將仕郎非公志也明年授右迪功郎監潭州  
南嶽岳隆具丁忠簡憂乾道五年差監行  
在豐儲倉九年之公心使相帥福州过闕方虜



其才 孝宗念曰孝之子即日召對因月改宣  
義郎三月除大理寺主簿淳熙元年遷太府寺  
丞四年乞外補知通州七月陞辭因論常平利  
病繫奏詳明 止為之嘉歎問闕在何時以實  
對即許改除且諭公曰他日莅職毋忘所諫遂  
改荆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六年持節入境  
體臨遺不寧之意疚心區區登糶具害除因劾察  
吏之慢令者將同事意尋遭論罷公之仕進自  
此沮詰矣十年主受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後  
知江山再知通州俱不赴凡三授祠禄至慶元

改元始為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秩滿知復  
州四年赴郡吉號意陵廢置靡定旁枕襄沙地  
卑水匯間三四寸僅一熟富商中首以醜茗貸  
民秋取民米大編捆載而去公至首訪民瘼咳  
曰種未入上民已無所告糴可無以處此乎贍  
書師漕借所儲粟禁止商販又廣為女糴之計  
倉廩无實邦人賴之野曠多盜重為民害公分  
置御兵部分嚴整犯者痛懲以法盜為引去期  
年公感未疾視事不少懈未幾寢革遂以五年  
十月辛酉卒享年七十有一積官至朝清大夫

要周氏朝議大夫奉先之曾孫視永嘉先生行  
已為大父行少公一先一年二月甲午卒封  
宜人男三人煥通仕郎既冠而止次烜煥俱以  
公任補將仕郎女三人孫一人埴當授公遺津  
孫女二人公蚤歷艱苦忠簡晚既貴家事賴公  
徑理性介特不好華飾圖史之外他無長物通  
徑餘暇諸子漢晉唐諸史鉤竒撮要手自抄錄  
所為詩文盈帙簡古邃味今藏于家既登仕版  
又再薦乎外臺四二禮部竟不偶中間困於煩  
言才不得試 孝宗簡記擢守九江亦不果出

卜築謝池陶然自樂終不見戚之色家傳有  
自來美宜人幼穎悟嫁時公家尚寒相与刻苦  
以奉忠簡闔門無怨言苦相其夫者也二子將  
以二年十月甲申奉公及宜人之喪合葬于縣  
之吹臺鄉西山法濟院之古來求銘某於公家  
為有連字在癸未與公之弟尚志公春卿為同  
子進士獲拜忠簡下風迨官勅局公之季弟延  
卿為寮公方丞外府居又北鄰客授公卿後又  
假守昆仲偶皆家居春卿同列從班公入議幕  
交情事契日益加厚公之在復春卿以華文閣

孝士守鎮江延卿為濠州伯兄之子晦之為泰  
州一門四郡守請孫秀發人皆嘆忠簡君子之  
降夫何公與春卿繼卒示郡遠不能致來芻而  
駭悼實深故不得辭而為之銘、曰  
忠簡深醇求之古人位當台輔望壓塵紳君敦  
羨方蚤入太彛嘗顯于朝卒困流落復政未報  
而乃忽焉哀、介弟相隨九原君子之降其流  
未已我惟銘之以昭孫子

玫瑰先生文集卷一百十一

